

蝴蝶结

喵星人、汪星人、蹦星人……如今，各式各样的宠物，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对于它们，我们视为家人和朋友，投入真情、悉心照料；而它们尽管不会说话，也总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报和感恩。它们是我们的伙伴，而我们则是它们的全世界。

鸽子与少年

□Choo

小时候，我寄宿在外公家，外公家一楼有一个偌大的天井，散养着一群鸽子。不上学的日子，这些鸽子就由我负责照看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，天刚蒙蒙亮，外公神秘秘地把我叫起来，让我去看鸽子。我跑到鸽窝边一看，里头一颗鸽蛋快要破壳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小鸽子出生，非常兴奋，焦急等待了几十分钟，终于，一只浑身黝黑的雏鸽破壳而出，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小黑。

出生一周的时候，小黑身上的黑灰色绒毛还没完全褪去，走路也跟踉跄跄。别看那些成年鸽子一身光滑的羽毛，它们小时候其实挺丑，也不会自己啄食，需要靠人喂。喂的时候，还必须很使劲地掰开它们的嘴，把食物塞进去才行。我就这样每天喂着小黑，担心它被大鸽子误伤，还特别把它单独养在一个纸箱里，每天掰玉米粒，混着小麦捣碎了喂它。

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，小黑第一次换毛，之后每隔半个月左右，它身体两侧还会同时换掉一根主羽。三个月后，丑丑的小雏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浑身雪白、英气逼人的鸽子，在鸽笼里尤为显眼。

我发现，自从换了毛，不知是不是因为“颜值”提升了，小黑变得自信了，智商似乎也跟着见长。每次有陌生人在外敲门，它就会飞到窗台上“咕咕”地叫。陌生人走进天井，它又会飞下来，围着人家转，搞不好还会啄几下。

平日里我上学时，小黑就跟着外公，外公到哪，它就跟到哪里，特别粘人。外公说，每天下午我快放学那会儿，小黑会飞到房角等上大半个小时。等我到家了，只要一走进天井，它就会飞下来落在我的肩上，用脖子轻轻蹭我的脸。

在小黑差不多两岁的时候，我结束了在外公家的寄宿生活。记得分别那天，小黑一大早就没了踪影，我以为它是赌气飞走了。没想到快到中午时，它夹着几根树枝回来，然后又飞出去，衔着一个细长的发夹回来。我想，那是它送我的临别“礼物”吧。临走前，我和小黑约定好，每周都会回来看看它，它又“咕咕”地叫个不停，好像能听懂似的。再后来，在一次集体放风后，小黑和几只老鸽没有随大部队回来，等了好几天也没踪影。外公说，应该是飞散了吧，看得出他很舍不得，我也伤心了好久。

如今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时常会想起小黑，想起它在我身边，时不时轻轻地啄啄我，或是“咕咕”地叫唤着，要我陪它玩。我还记得它身上好闻的羽绒味，那是一种羽绒被子被太阳晒过后的味道。

嘿，小黑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

路

过

你

的

全世界

我的萌宠们

□虫虫

掐指一算，这些年我养过的宠物还真不少。斑点狗、小黄鸡、荷兰垂耳兔、小仓鼠、小鸟龟、英国短毛猫、金鱼、蚕宝宝、蝴蝶、萤火虫……这些小家伙们陪着我度过了童年，又热闹了我成年后的日子。

我第一次养的是一只小麻雀。有一年冬天，邻居从自家屋檐下的鸟巢里掏出一窝小麻雀，挑了一只最可爱的送给了我。四五岁的孩童，还不懂鸟类习性，尤其不懂麻雀的刚烈脾性，没过几天小麻雀就死了，我伤心、内疚了很长时间。转眼春天到了，百花盛开，各色蝴蝶也翩飞起来。我拿着网兜扑了几只，养在透明的玻璃瓶里，没几天，蝴蝶们也仙逝了，我发誓自己再也不养动物了。

孩子的脸总是说变就变。夏天的晚上，我又被闪烁的萤火虫吸引住了，缠着堂姐一起捉了许多萤火虫。我翻箱倒柜，找出家里最大的玻璃瓶，用钻子在瓶盖上密密麻麻地戳出无数个孔，然后把萤火虫装在了瓶子里。那一夜，我的梦是金色的，此后的几个夜晚，我的梦也是闪烁明亮的。后来，萤火虫还是死了。虽然遗憾，但我也慢慢学会了接受生离死别。

再次养小宠物时，我已经成年。狸花猫与英短、斑点狗与猎狐、荷兰垂耳兔、巴西龟、小仓鼠、小金鱼……我轮着养了一遍。因为有精力和经验，小宠物们一个个都被照顾得仔细周到，“举手投足”间，它们居然还有点儿像主人——不仅贪吃而且贪玩。

这不，两只巴西龟刚从冬眠中醒来，就开始了较量。一大块肉，你扯过去，我咬过来，大的不示弱，小的也不甘示弱，才一会儿肉就不见了踪影。满足了食欲，小的又开始蠢蠢欲动，后脚踩在大龟的背上，前脚搭在盆子边缘，脑袋长长地探向盆子外，看来是想“越狱”呢。

相比而言，狸花猫的贪吃可智慧多了，它的胃口很小，吃多了会吐，所以它总是喜欢藏食物。有好几次，我们在它的窝里找到了猪肉脯、牛肉脯等小包装的食物。有一次，我们正好目睹了它偷藏肉脯的全过程。那天，它和英短你追我赶，掠过茶几的时候，尾巴扫到桌面，餐巾纸、零食盒等散了一地。英短追着滚动的核桃玩，狸花猫左看看、右看看，趁人不注意，迅速叼住一包猪肉脯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进它的窝，一松口，再用爪子推一推，一包肉脯就悄悄地藏在了角落里了。这个时候，它往往还会蹲守着左右张望一会，确定没人（猫）注意它偷藏的行为后，再跃出猫窝，若无其事地在家里巡视一番。

集贪吃与贪玩最高境界的，当属我家的小仓鼠了。有一次，它成功“越狱”之后，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诱捕它，都没有成功。后来，爸爸动手自制了一个捕鼠器——在一个塑料瓶子底部装上诱饵，只要小仓鼠走进瓶子，靠近食物，瓶子就会倾斜向上。第二天一早，爸爸喜滋滋地准备去看自己的捕猎成果，结果发现捕鼠装置里空空如也——小仓鼠不见踪影，连诱饵也被吃得精光！至今我们也无从知晓，那次这小家伙是怎么满足了自己的胃又顺利逃脱的，真是让人又可气、又可笑。

我家的萌宠们，就这样让我的生活变得生动与热闹起来。不知道今天回家，又会有哪一只带给我惊喜呢？

鱼儿和家人

□三言

黑暗里，低频的“嗡嗡”声不断地刺激着我的耳膜，那是从阳台对角的鱼缸内传出的声音。我沉默地坐在阳台的另一头，静静守着那弯银钩般的“月牙儿”，守着自己那颗静谧的心。

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一遇到烦心事，诸如考试不理想、家里发生变故等，便会静静地坐在这台立式水族箱旁，独自观赏那些自由来去的鱼儿。看着它们在水中闪转腾挪、追逐嬉戏、蜂拥抢食，最后又安稳地入睡，我心里也会平静许多。

转眼到了而立之年，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密集得让人有些窒息。每当因工作、感情而苦恼时，我也会和当年一样，静静地守着水族箱。只不过，我把座位换到了水族箱的对角，有时还会给自己点上一支烟，然后“啪嗒”一声按下紫外灯的开关，默默注视这些陪伴我多年的“朋友”。

映着蓝紫色的光芒在闪烁，那是一尾有两掌长的银龙鱼在水中游窜。动的时候，它像是银龙卷海、势不可阻；静的时候，它却是另一种模样——呆滞的眼眸前，咧着一张硕大的嘴。这嘴长得有点奇特，像是满脸愁容的人，嘴角微微下弯，还探出个下巴，一副心有不甘的赌气模样。

然而，我却不敢耻笑它的这张怪嘴，因为这张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。银龙鱼的学名叫做“双须胥舌鱼”，属于中大型的淡水鱼类。通常，成年的双须胥舌鱼可以长到60厘米左右，最大的甚至能长到一米多。而在它们长到差不多60厘米时，便是它们繁衍生息之时——而它们繁衍生息的关键，就是这一张看似可笑的怪嘴。

怪嘴，其实是银龙鱼用来孵化鱼仔的育儿“温床”。在它们产卵之后，便会将自己的孩子们含在嘴里，以自己口腔内的体温、皮肤来保护其不受外界侵扰。因此，为了能装下自己所有的孩子，确保不会有一颗鱼卵漏出嘴角——银龙鱼这种鱼类进化出了这么一张又大、又怪、又滑稽的嘴。

谁能说，这张怪嘴不是世上最美丽的嘴呢？

母亲永远是最美的。无论她的头发，是否已像银龙鱼的背脊般一片银色；她的双手，是否已经变得不再光滑；她的嘴角，是否已经有点下弯，还总喜欢絮絮叨叨个没完……她永远是孩子最可靠、最温暖，也是最好的安慰。

是啊，人生之旅坎坷波折，幸好我不是一個人，我还有家人。只要我的家人身体安康、平安快乐，我的世界就充满着水、空气和阳光。有了他们，再烦躁的心也会平静下来，如鱼儿一样自由。

想到此处，我摁灭了烟头，长舒了口气，把椅子搬到水族箱边上，安静地看着这泛着幽幽紫光的水族箱，以及来去自如的鱼……

外婆家的乌龟

□张晗

小时候，外婆家养了一只乌龟，那是外公上山砍柴时候意外捡到的，于是把它带回了家。

刚到家的时候，乌龟小小的模样憨态可掬，一见有了新伙伴，我和表姐兴冲冲地准备给它安顿新家。俩人煞有介事地用砖块和土堆给乌龟搭建住所，还放了几个它自己能爬进去的盘子，用来喝水和拉撒。

那段时间，我和表姐每天一起床，就会先去看乌龟的状况。或许是因为初到一个陌生环境，一开始乌龟非常怕生，只要我们一接近，它立刻就会把身体整个回缩到壳里面了。因此，等过了好一段时间，我们偶尔能看到它出来慢悠悠地踱步，大部分时间都不知所踪。有时候我们晒太阳，它会从某个角落里爬出来，爬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去摸摸它的壳和脑袋，它总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

后来，我和表姐离开了外婆家，各自求学、工作，一年最多回去一两次。不过每次回去，我们都会把乌龟找出来，和外公外婆聊聊它的健康状况，一起回忆它刚来家里的样子。

如今，外公外婆年事已高，照顾别人已有些力不从心，好在乌龟贴心又懂事，靠着顽强的生命力陪伴我们到现在，转眼已有20余年。今年年初，全家人一起说服外公外婆搬来我家住，老人家同意了，把乌龟也一起带了过来。当年都没有巴掌大的它，如今已有十几斤了，把它放在浴缸里，它倒也是乐得颐养天年的感觉。

俗话说：龟鹤延年，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，养在家中寓意吉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乌龟早已从宠物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。希望它能陪伴我们更久一些。